



名 | 家 | 经 | 典
引领文艺阅读风尚

朝花夕拾

鲁迅 著

我独自远行，
不但没有你，
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。
只有我被黑暗沉没，
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。



朝花夕拾

鲁迅 著

ZHAO
HUA
XI
SHI

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朝花夕拾 / 鲁迅著. --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5399-7019-6

I. ①朝… II. ①鲁… III. ①鲁迅散文—散文集
IV. ①I210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039997号

书 名 朝花夕拾
作 者 鲁 迅
出版统筹 黄小初 沈淦颖
选题策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
责任编辑 姚 丽
特约编辑 暖 暖 张才旦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封面绘图 三 乖
封面设计 80零·小贾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环球印刷(北京)有限公司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字 数 180千字
印 张 7
版 次 2015年4月第1版,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7019-6
定 价 25.00元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001

第一编	朝花夕拾
003	小引
006	狗·猫·鼠
017	阿长与《山海经》
024	《二十四孝图》
033	五猖会
039	无常
049	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
055	父亲的病
062	琐记
072	藤野先生
080	范爱农
091	后记

107

第二编 野草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|
| 109 | 题辞 |
| 112 | 秋夜 |
| 115 | 影的告别 |
| 117 | 求乞者 |
| 119 | 我的失恋 |
| 122 | 复仇 |
| 124 | 复仇（其二） |
| 127 | 希望 |
| 130 | 雪 |
| 132 | 风筝 |
| 135 | 好的故事 |
| 138 | 过客 |
| 145 | 死火 |
| 148 | 狗的驳诘 |
| 150 | 失掉的好地狱 |
| 153 | 墓碣文 |
| 155 | 颓败线的颤动 |
| 158 | 立论 |
| 160 | 死后 |
| 165 | 这样的战士 |
| 168 |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|
| 171 | 腊叶 |
| 173 | 淡淡的血痕中 |
| 175 | 一觉 |

179

第三编 诗歌

- | | |
|-----|-----|
| 181 | 新体诗 |
| 186 | 旧体诗 |

第一编

朝花夕拾

Di

Yi

Bian

小引^①

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，然而委实不容易。目前是这么离奇，心里是这么芜杂。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，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，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。中国的做文章有轨范，世事也仍然是螺旋。前几天我离开中山大学的时候，便想起四个月以前的离开厦门大学；听到飞机在头上鸣叫，竟记得了一年前在北京城上日日旋绕的飞机。我那时还做了一篇短文，叫做《一觉》。现在是，连这“一觉”也没有了。

广州的天气热得真早，夕阳从西窗射入，逼得人只能勉强穿一件

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北京《莽原》半月刊第二卷第十期。

单衣。书桌上的一盆“水横枝”^①，是我先前没有见过的：就是一段树，只要浸在水中，枝叶便青葱得可爱。看看绿叶，编编旧稿，总算也在做一点事。做着这等事，真是虽生之日，犹死之年，很可以驱除炎热的。

前天，已将《野草》编定了；这回便轮到陆续载在《莽原》^②上的《旧事重提》，我还替他改了一个名称：《朝花夕拾》。带露折花，色香自然要好得多，但是我不能够。便是现在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，我也还不能使他即刻幻化，转成离奇和芜杂的文章。或者，他日仰看流云时，会在我的眼前一闪烁罢。

我有一时，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：菱角，罗汉豆，茭白，香瓜。凡这些，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；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。后来，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，也不过如此；惟独在记忆上，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。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，使我时时反顾。

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，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。文体大概很杂乱，因为是或作或辍，经了九个月之多。环境也不一：前两篇写于北京寓所^③的东壁下；中三篇是流离中^④

① 水横枝：一种盆景。在广州等南方暖和地区，取梔子的一段浸植于水钵中，能长绿叶，可供观赏。

② 《莽原》，文艺刊物，鲁迅编辑。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创刊于北京。初为周刊，附《京报》发行，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至第三十二期休刊。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起改为半月刊，由未名社出版。一九二六年八月鲁迅离京后，改由韦素园接编。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至第四十八期停刊。

③ 北京寓所，指作者在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的寓所。现为鲁迅博物馆的一部分。

④ 流离中：一九二六年，三·一八惨案后，作者发表一系列文章抗议北洋政府的暴行，并称三月十八日是“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”，为此遭北洋政府通缉。此后作者颠沛流离，

所作，地方是医院和木匠房；后五篇却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的楼上，已经是被学者们^①挤出集团之后了。

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，鲁迅于广州白云楼记

先后避居山本医院、德国医院、法国医院等处。避居德国医院时因病房已满，只得住入一间堆积杂物兼作木匠作场的房子。“流离中”即指此段时间。

① 学者们：指当时在厦门大学任教的历史学家顾颉刚等人。

狗·猫·鼠^①

从去年起，仿佛听得有人说我是仇猫的。那根据自然是在我的那一篇《兔和猫》；这是自画招供，当然无话可说，——但倒也毫不介意。一到今年，我可很有点担心了。我是常不免于弄弄笔墨的，写了下来，印了出去，对于有些人似乎总是搔着痒处的时候少，碰着痛处的时候多。万一不谨，甚而至于得罪了名人或名教授^②，或者更甚而

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三月十日《莽原》半月刊第一卷第五期。

② 名人或名教授：指当时现代评论派陈西滢等人。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日《晨报副刊》上发表了岂明《闲话的闲话之闲话》一文，里面说“北京有两位新文化新文学的名人名教授”在诬蔑女学生；同月三十日陈西滢即在同一副刊上发表了《〈闲话的闲话之闲话〉引出来的几封信》，其中《致岂明》一信说：“我虽然配不上称为新文化新文学的名人名

至于得罪了“负有指导青年责任的前辈”^①之流，可就危险已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大脚色是“不好惹”^②的。怎地“不好惹”呢？就是怕要浑身发热^③之后，做一封信登在报纸上，广告道：“看哪！狗不是仇猫的么？鲁迅先生却自己承认是仇猫的，而他还说要打‘落水狗’！”这“逻辑”的奥义，即在用我的话，来证明我倒是狗，于是而凡有言说，全都根本推翻，即使我说二二得四，三三见九，也没有一字不错。这些既然都错，则绅士口头的二二得七，三三见千等等，自然就不错了。

我于是就间或留心着查考它们成仇的“动机”。这也并非敢妄学现下的学者以动机来褒贬作品^④的那些时髦，不过想给自己预先洗刷洗刷。据我想，这在动物心理学家，是用不着费什么力气的，可惜

教授，也未必要同其余的读者一样，有些疑心先生骂的有我在里面，虽然我又拿不着把柄。”

① “负有指导青年责任的前辈”：指徐志摩、陈西滢等。当时作者和现代评论派的斗争正在继续，徐志摩在一九二六年二月三日《晨报副刊》发表《结束闲话，结束废话》一文，其中有双方都是“负有指导青年责任的前辈”之类的话。

② “不好惹”：这是徐志摩恫吓鲁迅的话。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《晨报副刊》发表了徐志摩为陈西滢辩护的《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》，其中说：“说实话，他也不是好惹的。”

③ 浑身发热：这是讽刺陈西滢的话。陈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《晨报副刊》发表的《致志摩》中说：“昨晚因为写另一篇文章，睡迟了，今天似乎有些发热。今天写了这封信，已经疲倦了。”

④ 以动机来褒贬作品：这也是针对陈西滢的。陈在《现代评论》第二卷第四十八期（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）的《闲话》中说：“一件艺术品的产生，除了纯粹的创造冲动，是不是常常还夹杂着别种动机？是不是应当夹杂着别种不纯洁的动机？……年青的人，他们观看文艺美术是用十二分虔敬的眼光，一定不愿意承认创造者的动机是不纯粹的。可是，看一看古今中外的各种文艺美术品，我们不能不说它们的产生的动机大都是混杂的。”

我没有这学问。后来，在覃哈特^①博士（Dr.O.Dahmhardt）的《自然史底国民童话》里，总算发见了那原因了。据说，是这么一回事：动物们因为要商议要事，开了一个会议，鸟，鱼，兽都齐集了，单是缺了象。大会议定，派伙计去迎接它，拈到了当这差使的阍的就是狗。

“我怎么找到那象呢？我没有见过它，也和它不认识。”它问。“那容易，”大众说，“它是驼背的。”狗去了，遇见一匹猫，立刻弓起脊梁来，它便招待，同行，将弓着脊梁的猫介绍给大家道：“象在这里！”但是大家都嗤笑它了。从此以后，狗和猫便成了仇家。

日耳曼人^②走出森林虽然还不很久，学术文艺却已经很可观，便是书籍的装潢，玩具的工致，也无不令人心爱。独有这一篇童话却实在不漂亮；结怨也结得没有意思。猫的弓起脊梁，并不是希图冒充，故意摆架子的，其咎却在狗的自己没眼力。然而原因也总可以算作一个原因。我的仇猫，是和这大大两样的。

其实人禽之辨，本不必这样严。在动物界，虽然并不如古人所幻想的那样舒适自由，可是噜苏做作的事总比人间少。它们适性任情，对就对，错就错，不说一句分辩话。虫蛆也许是不干净的，但它们并没有自鸣清高；鸷禽猛兽以较弱的动物为饵，不妨说是凶残的罢，但它们从来就没有竖过“公理”“正义”^③的旗子，使牺牲者直到被吃

① 覃哈特（1870-1915）：今译德恩哈尔特，德国文史学家、民俗学者。

② 日耳曼人：古代居住在欧洲东北部的一些部落的总称。起初从事游牧、打猎，公元前一世纪转向定居。公元初分成东、西、北数支，开始阶级分化，出现贵族。东、西二支在公元四到五世纪联合斯拉夫人和罗马奴隶等，推翻了西罗马帝国。此后，他们在罗马领土上建立了许多封建王国。各支日耳曼人同其他原居民结合，形成近代英、德、荷兰、瑞典、挪威、丹麦等民族的祖先。

③ “公理”“正义”：这是陈西滢等常用的字眼。如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北京女子师范大

的时候为止，还是一味佩服赞叹它们。人呢，能直立了，自然是一大进步；能说话了，自然又是一大进步；能写字作文了，自然又是一大进步。然而也就堕落，因为那时也开始了说空话。说空话尚无不可，甚至于连自己也不知道说着违心之论，则对于只能嗥叫的动物，实在免不得“颜厚有忸怩”^①。假使真有一位一视同仁的造物主，高高在上，那么，对于人类的这些小聪明，也许倒以为多事，正如我们在万生园^②里，看见猴子翻筋斗，母象请安，虽然往往破颜一笑，但同时也觉得不舒服，甚至于感到悲哀，以为这些多余的聪明，倒不如没有的好罢。然而，既经为人，便也只好“党同伐异”^③，学着人们的说话，随俗来谈一谈，——辩一辩了。

现在说起我仇猫的原因来，自己觉得是理由充足，而且光明正大的。一，它的性情就和别的猛兽不同，凡捕食雀鼠，总不肯一口咬死，定要尽情玩弄，放走，又捉住，捉住，又放走，直待自己玩厌了，这才吃下去，颇与人们的幸灾乐祸，慢慢地折磨弱者的坏脾气相同。二，它不是和狮虎同族的么？可是有这么一副媚态！但这也许是限于天分之故罢，假使它的身材比现在大十倍，那就真不知道它所取的是怎么一种态度。然而，这些口实，仿佛又是现在提起笔来的时候

学复校后，陈西滢等就在宴会席上组织所谓“教育界公理维持会”，支持北洋政府迫害学生和教育界进步人士。参看《华盖集·“公理”的把戏》。

① “颜厚有忸怩”：出自《尚书·五子之歌》，意思是脸皮虽厚，内心也感到惭愧。

② 万生园：也作万牲园，今北京动物园的前身，设于清末。

③ “党同伐异”：出自《后汉书·党锢传序》，意思是纠合同伙，攻击异己。陈西滢曾用此语影射攻击鲁迅。他在《现代评论》第三卷第五十三期（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）的《闲话》中说：“中国人是没有是非的……凡是同党，什么都是好的，凡是异党，什么都是坏的。”

添出来的，虽然也像是当时涌上心来的理由。要说得可靠一点，或者倒不如说不过因为它们配合时候的嗥叫，手续竟有这么繁重，闹得别人心烦，尤其是夜间要看书，睡觉的时候。当这些时候，我便要用长竹竿去攻击它们。狗们在大道上配合时，常有闲汉拿了木棍痛打；我曾见大勃吕该尔^①（P.Bruegeld. Ä）的一张铜版画Allegorie der Wollust上，也画着这回事，可见这样的举动，是中外古今一致的。自从那执拗的奥国学者弗罗特^②（S.Freud）提倡了精神分析说——Psychoanalysis，听说章士钊^③先生是译作“心解”的，虽然简古，可是实在难解得很——以来，我们的名人名教授也颇有隐隐约约，检来应用的了，这些事便不免又要归宿到性欲上去。打狗的事我不管，至于我的打猫，却只因为它们嚷嚷，此外并无恶意，我自信我的嫉妒心还没有这么博大，当现下“动辄获咎”之秋，这是不可不预先声明的。例如人们当配合之前，也很有些手续，新的是写情书，少则一束，多则一捆；旧的是什么“问名”“纳采”^④，磕头作揖，去年海昌蒋氏在北京举行婚礼，拜来拜去，就十足拜了三天，还印有一本红面子的《婚礼节文》，《序论》里大发议论道：“平心论之，既名为礼，当必繁重。专图简易，何用礼为？……然则世之有志于礼者，可

① 大勃吕该尔（1525-1569）：今译勃鲁盖尔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法兰德斯的讽刺画家。Allegorie der Wollust系德语，意思是“情欲的喻言”。

② 弗罗特（1856-1939）：今译弗洛伊德，奥地利心理学家、精神病学家，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。这种学说认为文学、艺术、哲学、宗教等一切精神现象，都是人们因受压抑而潜藏在下意识里的某种“生命力”（Libido），特别是性欲的潜力所产生的。

③ 章士钊（1881-1973）：字行严，湖南长沙人。曾译有《弗罗乙德叙传》和《心解学》。

④ “问名”“纳采”：古代婚礼“六礼”中的两道程序。“问名”是男方通过媒妁问女方的姓名和出生年月日，以卜吉凶；“纳采”指女方答应议婚后，男家备礼求婚。

以兴矣！不可退居于礼所不下之庶人矣！”然而我毫不生气，这是因为无须我到场；因此也可见我的仇猫，理由实在简简单单，只为了它们在我的耳朵边尽嚷的缘故。人们的各种礼式，局外人可以不见不闻，我就满不管，但如果当我正要看书或睡觉的时候，有人来勒令朗诵情书，奉陪作揖，那是为自卫起见，还要用长竹竿来抵御的。还有，平素不大交往的人，忽而寄给我一个红帖子，上面印着“为舍妹出阁”，“小儿完姻”，“敬请观礼”或“阖第光临”这些含有“阴险的暗示”^①的句子，使我不花钱便总觉得有些过意不去的，我也不十分高兴。

但是，这都是近时的话。再一回忆，我的仇猫却远在能够说出这些理由之前，也许是在十岁上下的时候了。至今还分明记得，那原因是极其简单的：只因为它吃老鼠，——吃了我饲养着的可爱的小小的隐鼠。

听说西洋是不很喜欢黑猫的，不知道可确；但Edgar Allan Poe^②的小说里的黑猫，却实在有点骇人。日本的猫善于成精，传说中的“猫婆”^③，那食人的惨酷确是更可怕。中国古时候虽然曾有“猫鬼”^④，

① “阴险的暗示”：这也是陈西滢的话。陈为了否认他说过诬蔑女学生的话，在《致岂明》的信中说：“这话先生说了不止一次了，可是好像每次都在骂我的文章里，而且语气里很带些阴险的暗示。”

② Edgar Allan Poe：爱伦·坡（1809-1849），美国诗人、小说家。其著名短篇小说《黑猫》是写一个罪犯的故事：他因杀死一只猫而被神秘的黑猫报复，最终沦为杀人犯。

③ “猫婆”：源自于日本民间传说：一个老太婆喂养的一只猫年久成精，它把老太婆吃掉后又变成她的样貌去害人。

④ “猫鬼”：《北史·独孤信传》中记载有猫鬼杀人的情节：“牺牲好左道，其外祖母高氏先事猫鬼，已杀其舅郭沙罗，因转入其家。……每以子日夜祀之。言子者，鼠也。其猫鬼每杀人者，所死家财物潜移于畜猫鬼家。”

近来却很少听到猫的兴妖作怪，似乎古法已经失传，老实起来了。只是我在童年，总觉得它有点妖气，没有什么好感。那是一个我的幼时的夏夜，我躺在一株大桂树下的小板桌上乘凉，祖母摇着芭蕉扇坐在桌旁，给我猜谜，讲故事。忽然，桂树上沙沙地有趾爪的爬搔声，一对闪闪的眼睛在暗中随声而下，使我吃惊，也将祖母讲着的话打断，另讲猫的故事了——

“你知道么？猫是老虎的先生。”她说。“小孩子怎么会知道呢，猫是老虎的师父。老虎本来是什么也不会的，就投到猫的门下来。猫就教给它扑的方法，捉的方法，吃的方法，像自己的捉老鼠一样。这些教完了；老虎想，本领都学到了，谁也比不过它了，只有老师的猫还比自己强，要是杀掉猫，自己便是最强的脚色了。它打定主意，就上前去扑猫。猫是早知道它的来意的，一跳，便上了树，老虎却只能眼睁睁地在树下蹲着。它还没有将一切本领传授完，还没有教给它上树。”

这是侥幸的，我想，幸而老虎很性急，否则从桂树上就会爬下一匹老虎来。然而究竟很怕人，我要进屋子里睡觉去了。夜色更加黯然；桂叶瑟瑟地作响，微风也吹动了，想来草席定已微凉，躺着也不至于烦得翻来复去了。

几百年的老屋中的豆油灯的微光下，是老鼠跳梁的世界，飘忽地走着，吱吱地叫着，那态度往往比“名人名教授”还轩昂。猫是饲养着的，然而吃饭不管事。祖母她们虽然常恨鼠子们啃破了箱柜，偷吃了东西，我却以为这也算不得什么大罪，也和我不相干，况且这类坏事大概是大个子的老鼠做的，决不能诬陷到我所爱的小鼠身上去。这类小鼠大抵在地上走动，只有拇指那么大，也不很畏惧人，我们那里